



賓退錄卷第八

大梁趙與峕

重
洪文敏著夷堅志積三十二篇凡三十一序各出新意不
相複專昔人所無也今撮其義書之觀者當知其不可
及甲志序所以爲作者之意乙志謂前代志惟之書皆不
無寓言獨是書遠不過一甲子爲有據依丙志謂始萃此書
頗以鳩異崇恠本無意於述人事及稱人之惡然得於容易
或急於滿卷帙故頗違初心其究乃至於誣善蓋以告者
過或聽焉不審既刪削是正而可爲第三書者又已鑿積
懲前過止不款爲然習氣所溺欲罷不能而好事君子復縱
吏之輒私自怒曰但談鬼神之事足矣毋庸及其它於是

取爲丙志丁志設或人之辭爲不能玩心聖經勞勤心口從
事於神奇荒恠索墨費紙始畔太史公書可笑從而爲
之辨戊志謂在閩洋時葉晦叔頗索奇聞來助紀錄
嘗言近有估客航海不覺入巨魚腹中腹正寬今日未
死適木工數輩在取斧斫斫魚脅魚覺痛躍入大洋舉
舟人及魚皆死于戲難之曰一舟盡投何人談此事於世乎晦
叔大笑不知所答予固懼未能免此也已志謂昔以夷堅志吾
書謂與前人諸書不相襲後得唐華原尉張慎素夷堅錄
亦取列子之說喜其已合庚志謂假字當塗地偏少事齊
南呂義鄉洛陽吳丰南適以舊聞寄似度可半編帙
於是輯爲庚志初甲志之成歷十八年乙至己或七年或五六

年今不過數閱月閑之爲如此然平生居閑之多豈不
趣成書亦欠此巨編相傳益耳末又載章德懋使虜掌訝者
問夷堅自丁志後曾經續否而引樂天東坡之事以自況辛志記
初著書時欲倣段成式諸臯記名以容齋諸臯後惡其冗襲
且不堪讀者輒問乃更今名因載向巨原答問之語壬志全取
王景文夷堅別志序表以數語及志謂九志成年七十有一擬綴輯
癸編稚子懷腹云更須從子至亥接續之乃成書子拊之曰天假
吾年雖倍此可也人生未可料惡知吾不能及是乎支甲謂或疑
所載頗有與昔人傳記相似處殆好事者飾說剽掠借爲
談助證以蒙莊之語辨其不然又云初從稚子請續以十
二辰又以段柯古支諾臯支動支植尤崛奇於是名曰支甲支

乙則云紹熙庚戌臘從會稽西歸至甲寅之夏李夷堅之書
緒成辛壬癸三志合六卷及支甲十卷財八改月又成之乙
一編殊自喜也支景則云曾大父諱與甲乙下一字同音而左
畔從火故丹世以來用唐人所借但稱爲景當夷堅第三書
出或見驚曰禮不諱嫌名乃直名之今是書萌芽稚兒謂禪
官說與他所論著及通官文書不俟避之且矣遂日以支景支
丁則自據此帙中不可信者數事謂苟以其說至斯受之而已矣
聲牙畔渙蓋自知愛奇之過一至於此讀者勿以辭言意可也
支越在口覽賔卑聚之夢謂夷堅記夢亡慮百餘事未有
若此之可怪者支已謂神奇詭異之事無時不有姑即夷堅諸
志考之上焉假諸正夢騰薄之方霄月次焉猶陟蓬壺期汗漫

不幸而死死矣幸而復生見九地之下溟漲之海以至島鬼淵祇
蛇妖牛魁之類何翅累千百萬所遇非人所更非事所歷非
一境而莫有同者焉支庚謂四十四日書成自詫其速且叙其所
以速之由支幸謂東坡志林李方叔師友談記戲不行年雜
紀之類四五書皆偶附著異事不類虞初九百之篇士大夫或
弗能知故剗剗以爲助不幾乎三之一矣支壬則云子弟輩
皆言翁既作文不已而掇錄怪奇又嘗少息殆非老人願神
繕性之福蓋已之余受其說未再越日膳飲爲之失味止步趨
爲之局束方寸爲之不寧精爽如癡向之相勸止者懼
不知所出於是道然而笑豈無緣法在是如驟馬下臨
千丈坡款駐不可如從吾志以竟此生異時悔不能進將不

攻自縮矣矣謂劉向父子彙群書七畧班孟堅采以爲藝
文志小說類定著十五家最後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出於
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今亡也唐史所採百
餘家六百三十五卷太平廣記採取之不棄也子既畢夷堅
十志又支而廣之通三百篇不能滿者才十有一遂半唐
志所云三志甲謂穰子偃孫羅前人所著稗說來示如徐
彛臣稽神錄張文定公洛陽舊聞記錢希白洞微志張君
房乘異口口灌園測幽張師正述異志畢仲荀幕府燕
聞錄七書多歷年二十而所就卷帙皆不能多三志甲才五
十日而成不謂之速不可也三志乙謂茲編頗得之下者徐
謙謙數目而審聽彊記客請其肆與之言采心追憶不忘

倩傍人書以相示昔徐仲車耳聵而四方事無不周知謙豈
其苗裔耶賢愚固不可同日語而所以異則同三志景謂
郡邑必有圖志翻陽獨無而夷堅自甲施于三景所梓州里異
聞乃至五百有五十它時有好事君子采以爲志斯過半矣
三志丁則云人年七八十幸身康寧當退藏一室早曠晏起
繙具多旁行書與三生結願否則數方外雲佞能經鴉顧斯
亦可耳至於著書蓋出下下策而此習膠漆不能釋固嘗
悔西孟藏去弗視乃若禁嬰孺之滑耳未能幾何留意愈
甚雖有傾河搖山之辯不復聽矣三志成謂子不語怪力亂
神非置而弗問也聖人設教垂世不肯以神怪之事詒諸
話言然書於春秋於易於詩於書皆有之而左氏內外傳尤

多遂以爲誣誕浮夸則不可三志已謂一話一言入耳當即錄而固有因循而失之者如滕彥智黃雍父所言一二事至今往來於襟抱不釋也三志庚考徐鉉稽神錄辨楊文公談苑所載蒯亮之事非是三志辛云予嘗立說謂古今神奇之事莫不同者今乃悟此語爲不廣而證以蜀士孫斯文及龜明錄中賈弼事三志壬引昌黎公明鬼謂夷堅所紀不能出其所證之三非三志癸言太平廣記類聚之誤四志甲辨夷堅爲臯陶別名至四至乙則絕筆之書不及序惟支壬三志丁兩序意畧同而數序自託其速者亦不甚其相遠云俗謂不冠者曰科頭科頭二字出史記張儀傳注謂不著兜鍪入敵

余首卷辨王建宮詞多雜以他人所作今乃知所知不廣蓋建自有王宮詞百篇傳其集者但得九十篇蜀本建序可考後來刻梓者以他人十詩足之故爾混殺余既辨其失矣尚存二首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八詔蠻上得青花籠尾道側身偷覩正南山鴛鴦瓦上忽忽然聲畫寢宮娥夢里驚駕元是吾皇金罈子海棠窠下打流鶯者未詳誰作也所逸十篇今見於洪文敏所錄唐人絕句中然不知其所自得其詞云忽地金輿向月陵內人接著便相隨却回龍武軍前過當處交開卧鴨池畫作天河刻作牛玉拔金鑷采橋頭每年宮女穿針夜勅賜諸親乞巧樓春來睡困不梳頭懶逐君王北苑遊暫向玉花堦上坐簞錢贏得兩三籌紅

燈睡裏看春雲雲上三更直宿分金砌兩行來步滑兩人擡
起隱金裙蜂鬚蟬翅薄松松浮動搔頭若有風一度出時拋
一遍金條零落滿函中教遍宮娥唱盡詞暗中頭白沒人
之接中日日歌聲好不問從初學阿誰彈碁玉指兩參差皆
局臨虛闕著危先打角頭紅字落上三金字半邊垂宛轉
黃金白病青荷葉子盡鴛鴦把來不是呈新樣款進微風到
御床洪御香方知咸頻水沉山麝每回新內中不許相傳
出已被醫家寫與人藥章食後送雲將取高殿無風扇少
涼每到日中重掠髮秋衣騎馬繞宮廊

唐李昌符婢媵詩二首其一云不論秋菊與春花箇箇能噀空
暖奈無事莫教頻入庫一名閑抄要此此曲盡媵之情狀乃知

古今如此

史記秦本紀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
至獻公元年方止從死則知武公而下十有八君之葬必皆有
從死者矣不獨謬公也黃鳥之詩特以奄息仲行鍼虎爲
秦之良臣故國人哀之耳夫一君之葬使六十六人無罪而就
死地固已可駭而繆公至用百七十七人習俗之移人雖繆公不
能免則獻公亦賢哉矣

罔遠道以千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王荆公曰弗百姓
以從已之欲則不可弗百姓以從先王之道何爲而不可范
淳夫云弗百姓則非先王之道也荆公之言主於自文范公則
求以矯之其實不然千百姓之譽者有時而爲道則

道必有時而拂百姓矣祁寒暑雨均曰怨咨小民之情也爲政者但當虚心無我據理而行不使纖毫計校毀譽之心亂於宵中足矣

王制云古人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人六尺四寸爲步管子司馬法皆曰六尺爲步秦始皇亦然今以五尺爲步步之尺數不同如此周及制鄭康成謂未詳聞也近世伊川文集中載作主之制謂當今省尺五寸五分弱潘仲善時舉聞之悔翁謂五寸字誤當作七寸五分弱謂省尺者三司布帛尺也潘後從會稽司馬侍郎家求得溫公圖本周尺果當布帛尺七寸五分弱於今拆尺爲八寸四分溫公圖本必有考按恨不知其源流之詳也

歷家以冬至爲一歲之首冬至者建子月之中氣故子時初四刻以前繫今日正初刻以後繫明日蓋理也今太史局歷每節氣在此初初則書其夜子初某刻以別之其來尚矣紹熙二年正月三日壬子其夜子初立春洪文敏以劄子曰廟堂云日辰自古以子時爲首今既子時立春則當是四日癸丑謂太史之誤其實不然康節冬至吟云何者謂之幾天根理極微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其間難下辭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又云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起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太音聲正稀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庖犧

漢高帝對兄子信爲羹頡頏疾雖以其毋賴釜之故然按括

地志實有羔火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注史記者實不引此顏師古注漢書但云頡音夏言其母夏美金也小司馬索隱又直謂爵號耳非縣邑名皆弗深考也古之對疾未有非地名者若武帝對霍去病冠軍侯田千秋富民侯昭帝對霍光博陸侯光武對彭寵奴不義侯以至鬻胡鑄姜向義建策之類非制也然冠軍侯國在東郡富民侯國在沛郡蘄縣博陸初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特被以嘉名而已非若光武所封未必有分地也武帝時又有張騫封博望趙破奴封從票侯未詳其封邑

州縣城隍廟莫詳事始前輩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水謂城隍神祀典無之惟吳越有爾成都城隍祠

所建李白作帝鄆州碑謂太小成郭抗辭

正色言于城隍其應如響杜牧爲黃州刺史有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宅如韓文公之於潮鵝信陵之於舒皆有祭文而許遠亦有背井鵝翔危堞神護之語則不獨吳越爲然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神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開成中睦州刺史呂述以爲合於禮之八蜡祭坊與水庸者今按禮記注水庸溝也正義云坊者所以蓄水亦以鄆水水庸者所以受水亦以泄水則坊蓋今之隄防水庸蓋今之溝澮也方知城隍義殊不類今其祀幾遍天下朝家或賜廟額或放封爵未命者或襲鄰郡之稱或承流俗所傳郡異而縣不

同至於神之姓名則又遷就附會名指一人神何言哉負城之邑亦有郡兩立者獨彭州既有城隍廟又有羅城廟袁州分宜縣既有城隍廟又有縣隍廟尤為創見以今聞見所及攻之廟額封爵且者惟臨安府當後唐清泰元年嘗封順義保寧王與越湖二神並命今號永固廟不知何時所賜紹興三十年封保順道惠侯今封顯正康濟王紹興府梁開平封崇福侯清泰封興德保闈王紹興初賜額顯寧今封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台州則鎮安廟順利顯應王吉州則靈護廟威顯英烈侯筠州則利貺廟靈祐順應顯正王袁州則顯忠廟靈惠侯濠州則孚應廟靈助侯建寧府則顯應廟福應惠寧侯建康之溧水則顯正廣惠侯泉州惠安縣則寧濟廟靈安昭祐侯邵武軍則顯祐廟神濟訓順侯泰寧則廣惠廟靖惠孚濟侯韶州則明惠南善祐侯成州則靈祐廟英烈侯有廟額而未爵命者鎮江中心祐寧國靈護興隆顯忠德安府成澤楚州靈顯知州孚惠襄州孚濟汀州顯應珍州仁既靜江嘉祐慶元之昌國部武之建寧皆曰惠應前代賜爵而本朝未申命者湖州阜俗安城王處州龍泉縣廣順侯鄂州城隍萬勝鎮安王

城隍二字亦正元中州封王號

越州蕭山縣用部城隍神初

命稱崇福侯昭州立山縣為蒙州時封靈感王台州五縣吳越時皆封以王爵臨海曰興國黃巖曰永寧天台始平仙居曰昇平寧海曰安仁其餘相承稱謂如溫州富俗侯處州仙

都侯臨安府錢塘縣安邑侯臨安縣霸國侯王興國軍高陵
王筠州新昌益城王潭州定湘王泉州明烈王潼州興元安平
將軍漢州彭州安福將軍

邑縣安靜神廣州羊城使

者之類皆莫究其所以也襄陽雖有孚濟額而保漢公
之號未知所自寧國雖有靈護額而爵稱祐王不可得而詳興
隆雖有顯忠額而南唐嘗封輔德王故贛州稱輔德廟南康
軍安慶府及軍之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皆稱輔德
王撫黃復南安臨江諸郡則稱顯忠輔德王或輔德顯忠王
蓋皆以興隆廟額混南唐爵命以爲稱也神之姓名具者鎮
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諸郡華亭蕪湖兩邑
皆謂紀信興隆額袁江王建昌臨江南康皆謂灌嬰二州

江陰以爲周苛真州六合以爲英布和州爲范增襄陽之穀
城爲蕭何興國軍爲姚弋仲紹興府爲寵王實堅四世祖事
具唐書忠義傳蓋嘗歷越州總管鄂州爲焦明南使焦
度之父也台州屈坦吳尚書僕射晃之子今州治蓋其故居均
州應智項唐初州爲靖州時刺史南豐游茂共開元間嘗
知縣鎮梁水白季康唐縣令也惟筠之新昌祀西晉邑宰
盧姓者紹興之樂祀陳長官慶元日曰國祀邑人茹侯三者不
得其名 所不接者尚闕如也承播秦三州及遵義
軍未發時比自嘗錫城隍廟額承曰靜惠播曰昭祐秦曰
寧德遵義曰懷寧承州則又有靜應侯爵今承爲綏陽
縣遵義爲秦比自隸珍州秦播之地則折入於南平之境

失嘉祐雜誌載吳春卿爲臨安宰聞故老言錢尚父方睡湯
瓶沸小童以水注之錢曰吾方欲以水注瓶此童先知吾意不可
赦遂殺之後見其爲厲乃封爲一作厲國侯使永爲臨安土地故
塑像爲十餘歲小兒今不知塑像如何而土地之稱已轉爲城
隍矣太平廣記載宜州司戶死而復生云見城隍自言晉桓彝
也與所傳不同然彝今亦別廟食於涇紹興幸未潼川字沈
該將新城隍夢入齋文書來新差土地閱其姓名蓋史堅序
事愈涉怪淳熙間李異字龍舒有德於民去郡而卒邦
人遂相傳爲城隍神矣尤淺妄不經也唐牟士諤有城隍
廟賽雨絕句二首

史記齊世家云齊王與舅父駟鈞陰謀發兵索隱云謂舅猶姨稱姨父母舅二字甚新人少用者

禮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俠者夾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
夾男子拜今婦人之拜不跪則異於古所謂俠拜江浙衣冠
之家向通行之問巷則否江鄰幾嘉祐雜誌載司馬溫公
之語乃謂陝府村野婦人皆夾拜城郭則不然南北之俗不
同如此

馮延巳謂今門長短句膾炙人口其曰鬪鴨欄干獨倚人多疑
鴨不能鬪余按三國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曰魏文帝遣
使求鬪鴨郡臣奏且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所求若此豈
可與言禮哉具以與之陸遜傳建曰自侯慮作鬪鴨欄遜曰
君侯宜勤覽經典用此何爲南史王僧達傳增達爲太子舍

人坐屬疾而往揚列橋觀鬪鴨有司所刻新唐書齊王祐傳
祐喜養鬪鴨方未及狸斷鴨四十餘絕其頭去及敗連牽誅死
者凡四十餘人則古蓋有之又唐田令孜傳僖宗好鬪鴨數幸六
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鴨一鵝至五十萬錢是鵝亦能鬪也

秦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告客舍客不知商君也曰商君之
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蘇
文定謫雷州不許居官舍遂僦民屋童子厚又以其爲強奪
民居下州建民寃治及子厚責雷亦問舍于民民曰前蘇公
來章丞相幾我家今不可也人以其爲報古今一轍也

西京雜記載武帝欲殺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復
傍人言之益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計以救之
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忍汝乳哺
時思耶帝愴然遂舍之史記滑稽傳褚先生曰武商時有所
幸倡郭舍人者發言陳辭雖不能合大道然令人主和說武帝
少時東武侯母常養帝壯時號之曰大乳母乳母家子孫
奴從者橫暴長安中有司請徙乳母家屋處之於邊奏可
乳母當入辭先見郭舍人爲下泣舍人曰即入見辭去疾步數
還顧乳母如其言郭舍人疾言罵之曰咄老女子何不疾行
陛下已壯矣寧尚須汝乳而活耶尚何還顧於是人主隣
焉乃下詔止無徙乳母此事耳一以爲殺一以爲徙一以爲
東方朔一以爲郭舍人西京雜記顏師古固嘗辨其妄
褚所書它事抵牾者亦多皆未可盡信

律文罪錯甚重不過絞斬而已凌遲一條五季方有之至今俗稱爲
法外云

姚平仲字希晏世爲西陲大將幼孤從父古養爲子年十八與
夏人戰滅底河斬獲甚衆賊莫能枝梧宣撫使童貫召與
語平仲負氣不少屈貫不悅抑其賞然關中豪傑皆推之
號小太尉睦州盜起 徽宗遣貫討賊貫雖惡平仲心服
其沈勇復取以行及賊平平仲切冠諸軍乃見貫曰平仲
不願一見 上耳貫愈忘之它將王淵劉光世皆得召見平
仲獨不與 欽宗在東宮知其名及即位金人寇都城受圍平
仲適在京師得召對福寧殿厚賜金帛許以殊賞於是平
仲請出死士斫營擒虜帥以獻及出連破兩寨而虜已夜

徒去平仲功不成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抵
鄧州始得食入武關至長安欲隱華山顧以爲淺奔蜀至青
城山上清宮人莫識也留一日復入大面山行二百七十餘里度
采藥者莫能至乃解縱所乘驃得石穴以居朝庭數下詔物色
求之弗得也乾道淳熙之間始出至丈人觀道院自言如此時年
八十餘紫髯鬢然長數尺面奕奕有光行不擇崖塹荆棘其速
若奔馬亦時爲人作草書頗奇偉然祕不言得道之由云此陸
放翁所作平仲小傳也放翁亦嘗以詩寄題青城山上清宮
壁間云造物困豪傑意將使有爲功未足言或作出世資
姚公勇冠軍百戰起西陲天方覆中原殆非一木支脫身五十
年世人識公誰但驚馬山澤間有此熊豹姿我亦志方外白頭

未逢卅年來幸廢放黨遂與世辭從公遊五嶽稽首
餐靈之金骨換線髓歛然松杪飛後守新定再作詩
託上官道人寄之云太尉關河傑飛騰亦過時中原方
蕩覆大計亦差池素壁龍蛇字空山熊豹資煙雲千萬
疊求訪固難知

漢張湯韓安國皆以御史大夫行丞相事曹窋以列侯臣賀
以太僕御史大夫事劉詔以太中大夫行太常事樂成以少府行
大鴻臚事臣安行以太子少傅行宗正事少府忠行廷尉事
王溫舒爲右輔行中尉張良以列侯行太子少傅事黃霸以廷
尉監行丞相長史事蓋寬饒以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王尊
守京兆都尉行京兆尹事翟義以南陽都御尉行太僕事
蓋漢制官闕則卑者攝爲之之謂行亦有以同列攝者
靳石以太常行太僕韓延年以太常行大行令劉德以宗
正行京兆尹之類是也九卿三輔皆同列也今著令以寄歸高
於職事者爲行異於古矣

容齋辨陳正敏之妄梁頴非八十二登科是矣與昔因記玉壺
清話載仁宗問梁適卿是那箇梁家適對曰先臣顯祖
先臣固父上曰恠卿面貌酷似梁固按國史適乃顯之子
固之弟小說家多不考訂率意妄言觀者又不深考往往
從而信之如此類甚多殊可笑也

賓退錄卷第八

賓退錄卷第九

大梁趙與峕



詩誕彌厥月誕大也朱文公則以爲發語之辭世俗誤以誕訓生遂有陰誕之語前輩辨者多矣書曰誕膺天命誕亦大也范曄替光武乃有光武誕命之語尤不可曉殤帝紀云誕育百餘日亦誤

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又入爲執金吾會潁川盜起光武將親征隗囂欲復使出守潁川從駕至郡盜賊悉降遂已百姓遷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是時恂去郡已久百姓以其爲王朝之卿故謂之借今人作太守在任垂滿者書啓多曰借寇事似不類也

夷堅志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延燒城內
外屋屋數萬區裴方寓居有貨庫及金珠肆在通衢皆
不顧遽命紀綱僕分往江下及徐村而出此闕遇竹木磚瓦
蘆葦椽桷之屬無論多寡大小盡評價買之明日有肯
竹木材料免征税抽解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裴獲利數
倍過於所焚後閱張芸叟所著浮休閱目集書焦隱事
云一日京師火隱晨出之木場凡木皆以姓字題識後至者率
詣隱市材始知夷堅指爲裴老者誤矣雖曰富家智略
往往相似然不應如是之同也

馬接平交止賊封新息侯擊牛醢酒勞鄉軍士因從容及從
弟少游之語吏士皆伏稱萬歲又馮魴郝郊賦正亦
皆稱萬歲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爲嫌獨六出此
北威輿車駕馬會長安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韓稜正色曰
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者皆慙而止若稜者可謂不爲俗
所移矣然萬歲之稱三代歲時所無有蓋自關相如奉璧入秦
田單爲約降燕馮諼馮諼焚火孟嘗君債券昉見於簡牘至漢爲
盛稜之所謂禮豈古之所謂禮耶吳虎臣引虎拜稽首
天子萬壽謂萬歲發於此然此特詠歌之辭耳非可與後世
呼萬歲者同語也

世俗侘字當作杌杌之杌字同而音異後漢濟北孝王次喪父
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頭不杌沐魏志徐李龍取十三
種物皆管輅占之輅先說雞子後道蠶蛹遂一一名之唯

以梳也。批耳。陸雲與元機書案行視曹公器物其中亦有
批字類篇批凡四音其一毗志切擗屬集韻同又按說文擗
梳比之總名也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疎一或作此余一顏師
古注曰辨髮之飾也比音頻寐反則知批字亦通作比惟比
字無經據博雅菁筌謂之篋蓋捕取魚鰕之具邊迷頻
暗二切與此不同雖集韻批亦作一篋類篇篋又毗至切擗屬
然書脫出當從古詩曰其比如擗又知三代之前未有批之名
但通謂之擗而已有相迫比之義矣

范曄光後漢書楊震傳載安帝時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
陳得失帝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上疏救之帝不
省騰竟伏尸都市張皓傳又載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變
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死一等安順初以時
世相接河間清河二國壤地相鄰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
皆指言時政比自爲人主所怒又比自有大臣救解雖其未一生一
死然亦不應如是之同疑只一事而曄誤以爲二耳

漢武帝徵枚乘道死詔問乘子無能爲文者後乃得其孽
子臯臯字少孺乘在梁時取臯母爲小妻又孔光傳淳
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佞幸傳張彭祖爲小妻
所毒薨外戚許後傳后姊嬖寡居與淳于長私通因爲之
小妻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私娣小妻削中立縣注示小妻
妾也又竇賈融女弟爲大司空王邑小妻陳王鈞取掖庭出女
李媯爲小妻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傳婢李羽生

爲小女梁節王暢上疏辭謝有曰巨暢小妻二十七人其無
子者願還本家陳球與劉邵輩謀誅宦者因小妻之父
程黃而事世東觀記又載彭城靖王子勇丁前物故恭子
酈侮丁小妻見恭傳注周益公行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
律氏制謂次妻二字別無經據乞改稱小妻劄子中注
云出漢書指此董卓傳又有少妻之稱疑即小妻也裴
松之注三國志孫皓傳引江表傳載張儵事亦曰取小妻
三十餘人又駱統傳毋改適爲華歆小妻晉宋挺本劉
陶門人陶亡後取陶愛妾爲小妻隋王世充祖支頹稱死
其妻少寡儀同王粲納之以爲小妻則不獨見於漢史云
娶妻當得陰麗華唐與政仲友謂觀此語知郭后之必廢

然子觀劉植傳載劉揚起兵附王郎衆士亦皆光
武遣植說揚揚迺降光武因留真定納郭后后即揚
之甥也故以此結之則是郭后之納已非光武之情矣何待
陰麗華之語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比書之后紀故
前輩議論未嘗及之

余嘗最城隍爵號後閱 國朝會要考西北諸郡東京
號靈護廟初封廣祐公後進佑聖王天內別有城隍初
封昭既侯後進爵爲公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蓋俗傳爲
宋襄公之謂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解州靈佑廟鎮寶
侯濟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宅皆無聞蓋東南城隍之
盛多矣近世此數者亦 微廟朝錫命耳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饑惡安而欲危也但不
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
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
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爲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類皆
此意

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
今爲妻妾之奉爲之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若爲所
識窮之者得我而爲之似亦可矣而均之爲失其本心
何耶此猶易解去曰孔子罪乞醢之意耳經德不回
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干祿固非美事
若正行則不可者今爲學而不事正行果何事耶

惟能識此意而後可與言學矣

康節先生左袒吟云自古禦戎無上策唯馮心仁義是中

原王師問罪固能道天子蒙塵爭忍言二晉亂亡成茂草

三君屈辱落陳編公問延廣何人也始信興邦亦一言蓋豫

讖菁康之禍也篇末雖託二晉以爲詞然因王師問罪而

致寇惟燕山之投爲然二晉所無也深切著明如此而讀者

多不察余聞之友人曾幼輿宏譽而始悟因記康節觀有

唐有吟有云憑高始見山河壯入夏方知日月長三百年間

能混一事雖成往道彌光亦寓微意又觀盛化吟有云生來只

慣見典豈愁老去未嘗經亂雜其子謂亂離之語大過康節

歎曰一老且死矣汝輩行且知之

唐人稱之曰明府而漢人謂之明廷見范曄書張儉傳明府以稱太守山陰老叟稱劉寵劉翊稱种拂高獲稱鮑

尋比自然
楊文公談苑謂元稹作春深題二十篇並用家花車斜四字爲韻白居易劉禹錫和之亦同此韻次韻起於此高承著事物紀原取其說余按梁書王規傳普通六年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群臣賦詩用五十韻則唐以前固有之矣

余前辨劉信美胡之封後閱熊改齊漫錄引王觀國學林新編謂是潁川地名不美者彼自不美此自美美胡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豈可此而一之審如王說則胡字何從而來耶

俚俗謂娶妻爲索妻亦有所本三國志呂布傳云袁術欲結布爲援乃爲子索布女關羽傳云孫權遣使爲子索羽女又隋書太子勇傳載獨孤后曰爲伊索得元家女

張清源 沃雲谷雜紀辨歐陽集古錄目謂後漢人亦有複名者然僅載蘇不常孔長彥兄弟劉駒駭丘季智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十人而已考之范曄書蓋不止此如延岑護軍鄧仲况見蘇竟傳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又從東郡張恭祖玄之子名益恩亘榮族會元鄉陳忠爲士其一曰成翊世翊世字李明見杜根傳後陳敬王曾之傳注引謝承書袁術使將張闓陽殺陳相駱俊

梁冀傳不疑越雋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黨錮傳序有
渤海公侯進階注云公族姓也名進陞李膺欲按死陵大姓羊
元羣孔融傳有太傅馬日磾皇甫嵩子名堅壽酷吏
李章傳有安丘大姓夏長思宦者曹節弟名破石王逸子名
延壽字文考方術傳謝夷吾字堯卿之類清源皆未及也
他尚有之猶恨不能盡記

李延壽南北史成惟隋書別行餘七史幾廢大抵紀載無法詳略
失中故宜行而不遠且史傳紀事出於一人之手而自爲
同異者亦有之矣未有卷帙聯屬首尾銜決而不能自覺者
也姚思廉梁書列傳第三十卷江革傳謂何敬容掌選
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彊直常有褒貶而第三十一卷何敬

容傳乃謂敬容銓序明審號爲稱職夫史者所以傳信
萬世今若此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未暇盡著

白樂天長恨歌書太真本未詳矣殊不爲曾諱然太真本壽
王妃顧云楊家有女初長成養在身閨人未識何邪蓋宴昵之
私猶可以書而大惡不容不隱陳鴻傳則略言之矣

唐新書承天皇帝倓傳以興信公主季子女張爲恭順皇后
冥配焉汪玉山辨證謂冥配前已有而新書不書當考汪外

孫鄭子敬

真

注引唐會要懿德太子重潤中宗即信追贈

娉國子監丞裴悻亡女爲冥婚合葬雖然不始於唐也三國志
載邴原女早亡時曹操愛子倉舒亦沒操欲求合葬非禮也
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

也若助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採乃止然竟
娉甄氏亡女合葬又太和六年魏明帝愛女淑薨追封謚淑
為平原懿公主為之立廟取文昭甄后亡從孫黃與合葬追
封黃列侯以為夫人郭氏從弟德為之後承甄氏姓封德
為平原侯襲公主爵則漢魏間已行之矣

讀諸葛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李令伯陳情
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諱退之祭十二郎而不墮
淚者其人必不友青城山隱士安子順世通云

記有疾曰不快陳壽作華傳已然

葛常之韻語陽秋云晉書阮咸傳云咸善琵琶今有圓槽而十
三柱者世號阮亦謂阮相傳謂阮咸所作故以為名而

咸傳乃不及此山谷聽宋宗儒摘阮歌云手指琵琶送飛
鴻促絃聒醉鷺客起圓壁庚庚有理閑門三月傳國

工身今親見阮仲容則亦以為仲容所作豈咸用琵琶餘

製而作阮耶據此則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余按國史纂

異云元行冲賓客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墓中得嗣

物似琵琶而身正圓莫有識者元視之曰此阮咸所造樂

具乃令匠人改以木為聲清雅今呼為阮咸者是也

慮氏雜說云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後有發咸墓者得

琵琶以瓦為之時人不識以為於咸墓中所得因名阮咸

陳晉之賜樂書云阮咸五弦本秦琵琶而頸長過之列十二柱

焉唐武德時削明於古家得銅琵琶晉阮咸所造也元亨

中命以不爲之聲甚清徹類竹林七賢圖所造舊器
因以阮咸名之亦以其善彈故也聖朝太宗於舊制四
弦上加一弦三說蓋大同而小異今世所行皆四弦十三柱者與
昔籍開今禁中女樂別有所謂阮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且甚
大須坐而奏之鄉人郭子雲應龍守南安時大度令之婦乃
出宮人能爲此郭蓋親見之唐書樂志云五弦如琵琶而小
比國所出樂工裴神符初以手彈太宗悅甚後人習爲搗
琵琶則是唐已有五弦矣不知曷因唐之太宗而誤爲

本朝邪抑別有考按邪

夷堅支乙載紫姑詠手詩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
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繡幕偷回舞舞
袖綠窻閑整小扇秋來幾度挑羅襪爲憶相思放却針唐韞致
光香奩集亦有詠手一詩暖白膚紅玉荀芽調琴抽線露尖斜背
人細撚垂簾鬢向鏡輕勻襯眼霞帳望昔逢寒繡幔依稀曾
見托金車後園笑向同行道摘得薜蘿蕪又一杖其體正同蓋皆
言手之用爾韞詩獨首句不然

侯羸爲夷門監者按大梁城十二門東曰夷門則夷門者大
梁之一門耳後人遂直指汴京爲夷門非也容齋續筆辨臺城
少城類此

古者道路男子曰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今遂寧府譙門之外有橋
曰儀橋不知何時所紉上加欄楯道分爲三尚彷彿古人之意
謂之儀橋猶儀門也

周文忠公文苑英華首云 太宗皇帝丁時太平以文化成
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脩三書曰太平御覽曰
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洪文敏序夷堅三志癸亦云太平興國
中詔侍從館閣集著策元龜文苑英華御覽廣記等四書
子按冊府元龜乃景德二年編類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皆
真宗朝二公之言偶失之

俗間謂籠燭爲照道此二字出儀禮注

冬至賀禮古無有也其殆始於漢乎漢雜事曰冬至陽生君道
長故賀沈約宋書曰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祭稱賀因
小會其儀惡於歲朝北齊書庫狄伏連冬至之日親表
稱賀其妻減馬豆設豆餅伏連大怒蓋歷代行之至今不

廢按月今仲冬之月日短至陰陽爭諸生湯君子齋戒處
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者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
之所定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五經通
義云冬至寢兵鼓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曰冬至陽氣萌陰
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世王者承天理故率天下
靜而不擾也白虎通云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
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今僕僕交相賀則所謂安身靜體而不
擾以待陰陽之定者果何在哉又按月令仲夏之月日長至仲冬之
月日短至今世反稱冬至爲長至尤非是曹子建冬至獻襪頌表
云伏見舊儀國家冬至獻履貢襪所以迎福踐長崔浩女儀云
近古婦人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踐長至之義也隋杜臺

鄉玉燭寶典夏至日極南景極長陰陽日月萬物之始律當黃鍾其管最長故有履長之賀蓋周禮冬至日在牽牛景長一丈三尺日短而景長也黃鍾之律九寸於十二律為最長月令所謂短至謂日之短曹叡杜謂踐長履長者景之長琯之長也雖所指不同然當以月令為正

諫議大夫稱大諫始於近世然於古有之齊威公使鮑叔牙為大諫見管子第二十篇

韓子蒼云帝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元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為性高潔鮮食寡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公家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之盛亦少其比又豈似晚節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

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為無足恠葉石林南宮詩話云蘇州詩律深妙白樂天輩固比皆尊稱之而行事畧不見唐史為可恨以其詩語觀之其人物亦當高勝不比劉禹錫集中有大和六年舉自代一狀然應物溫泉行云北風慘慘投溫泉忽憶先皇巡幸年身騎廐馬引天仗直至華清列御前則豈建事天寶間也不應猶及大和時蓋別是一人或集之誤若溪漁隱云蘇州集有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曉拂爐煙上玉墀又溫泉行云出身天寶今幾年頑鈍如銀命如紙余以編年通載考之天寶元年至太和六年計九十一年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已有出身之語不應能至太和間也蔡寬夫云

世無傳若寬夫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可以無疑矣容齋隨

筆云帝蘇州集中有逢揚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

恩私身作里中橫家藏七命兒朝持檮蒲局暮竊東

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衣長楊羽獵

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

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謬見推非

才果不容出字撫惇發忽逢揚開府論舊涕俱垂味

此詩益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

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

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蓋記其折節後來

也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覓

時政矣與昔謂應物行事散軼唐史失不立傳故諸家之說

未能會于一近世沈明遠作始隱括應物集及他書為傳

甚詳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今筆于此帝

應物京兆長安縣人也見崔都水及休日還長安曹貴及歲

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相而其兄曼高

尚不仕號為道遙公曼之孫待價仕隋為左僕射封扶陽

公待價生令儀為唐司門郎中令儀生靈金鑾生應物見

寶姓少遊太學見贈舊當開元天寶間宿衛伏內親

近帷幄行幸畢從見安李錄事并鄭戶曹及逢揚

漁陽兵亂後流落失職及更折節讀書屏居武功之上

作漁隱故云

宿衛侍從皆以高蔭子弟年必美風姿

者補之為貴胄起家之高選

頗任俠負氣泊

通典左右

按

通典左右

按

通典左右

按

通典左右

按

通典左右

按

通典左右

按

通典左右

按

通典左右

按

方見逢揚開府及復返灃上園廬無沒貧無以自業見歸

詩經武功舊隱詩客遊江淮間所與交結皆一時名士見會深川故人及李西

因從事河陽去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見寄并及李西永泰

中遷洛陽丞兩軍騎士倚中貴人勢驕橫為民害應物

疾之痛絕以法被訟弗為屈見示從棄官養疾同德

精舍見同德起為郭令大曆十四年除櫟陽令復以疾

謝去歸寓西郊見歸西擇勝隱於善福祠從諸生學問

澹如也見西齋示建中二年拜尚書比部外郎明年出

為滁州刺史見別善滁山州清遠山中多隱君子應物

風流豈弟與其久覽觀賦諸郡以無事人安樂之見全椒道士及

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應物自郡遣使問道奔問行在

所明年興元甲子使還詔嘉其忠見寄終更貧不能歸留

居邵之南畝見歲日寄俄擢江州刺史見登郡居二歲召至京師

貞元二年由左司郎中補外得蘇州刺史見答李在郡延禮

其秀民撫其孀孺愛其思見郡齋文久之白居易自中書舍

人出字吳門應物罷郡見劉禹錫集中醉白舍人詩云蘇

之永定佛寺見寓永太和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

鹽鐵轉運江淮留後年九十餘矣不知其所終見劉禹錫大和

史舉官自代狀云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朝議即太僕少

卿兼御史中丞王在國為應物歷掌劇務皆有美名執心不

回臨事能斷所職雖重本宮尚輕內省無能輒取公舉司權

鏡之利誠籍時才流豈弟之風實為邦本謹安太和年法應

物刺郡特已更六朝四十餘年矣而夢得猶舉之豈遺愛尚

存耶八詠應物送鄒少府詩云天寶為侍臣歷觀兩都士宴

李歸事詩云十五侍皇闈然則天寶中應物在三衛年始

十五至太和計年九十餘然則蘇州罷郡寓永定以後集

中不復有詩豈四十年間無一篇詩者益亡之也予嘗歎息於斯焉

有子曰慶復為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見姓應物性

高潔見李肇國史補善為詩氣質閑妙渾然天成初若不用工

而近世詩人莫及也白居易嘗語元稹曰帝蘇州歌行

才麗之外深得諷諫之意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自成一家

其為時人推重如此浮屠皎然者頗工近詩嘗擬應物體

格得數解為贊應物弗善也明日錄舊贊以見始被領

略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蓋自天分學力有限子而為我且失

其故步矣但以其所詣自名可也皎然心服焉見因話錄長慶集等應物

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見李肇國史補為吳門時年已

老矣而詩益壯微世亦莫能知之也亦白詩子沈子曰子諱蘇

州詩超然簡遠有正始之風所謂朱絲疏絃一唱三歎者應物

當開元天寶之間衛休內為即刺史於建中以迄貞元而文宗

太和中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計其九十餘而猶領轉輸劇

職應物何壽而康也然自吳郡以後不復有詩文見於錄者

豈亡之耶使應物而無死其所為當不止此以應物為終於吳郡

之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蓋不可得而考也新唐書文

藝傳稱應物有文在人間史逸其傳故不錄子既愛其詩因考次

其平生行義官闕皆有馮忌藉始終可槩見如此恨史官編摩疎

陋耳嗟夫應物崎嶇身閱盛衰之變晚乃折節學問今其

詩往往入治道而造理精深士固有悔而能復厄而後奇者

如應物有以自表見於後世豈偶然哉漁隱叢話後集又

載韓子蒼云帝蘇州火時以三衛郎事元宗豪縱不羈余因
記唐宋遺史云帝應物赴杜鴻漸宴醉宿驛亭二家人在側
驚問之對曰即中席上與司空詩因令二樂妓侍寢問記得
詩否二妓強記乃誦曰高髻雲鬟宮樣裝春風一曲杜帝娘
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蘇州刺史腸觀此則應物豪縱不羈
之性暮年猶在也子蒼又云余觀帝蘇州爲性高潔鮮食
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此是帝集後王欽臣所作序載國史
補之語但恐溢美耳與盡信書不如無書國史補之說固未可
信又安知唐宋遺史爲得其實乎此未可以臆斷也

賓退錄卷第九

賓退錄卷第十

大梁趙與昔

臧哀伯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義士即多士

所謂遷殷頑民者也由周而言則爲頑民由商而論則爲義

士矣此說近世陳同輔亮始發之杜預謂爲伯夷之屬非也

禮曰銘者自名也自名以稱揚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者也

爲先祖者莫不有美焉莫不有惡焉銘之美稱美而不稱惡

此孝子孝孫之心也唯賢者能之又曰其先祖無美而稱之是誣

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此三者君子之所耻

也碑誌行狀之法具於是也若無美而必欲諛墓有惡而

飾以爲美卑官下士猶足以誰不知之人仕稍通顯則其

善惡已著於人之耳目何可誣也莫傳靖康末所為雖三童
子亦恨不誅之而孫仲元尚書誌其墓顧謂靖康之愛
臺諫爭請和戎比旨斥廢不用而二三狂生抗首大言乘險
徼幸試之一擲卒至語國 高宗狩維揚移蹕臨安國
步阤危至此極矣而進取之士終以和戎為諱此翰林莫公所
以投閑置散至於老死不用斯言也不幾於欺天乎及作韓忠武
誌則又以岳武穆為跋扈而與范瓊同稱善惡復混淆有矣
岳之禍承權臣風旨而誣以不臣者萬俟卨忠靖羅克濟汝
也洪文惠誌羅墓不書此事正得稱美不稱惡之義而仲
益誌萬俟則顯書之何哉張子韶侍郎學問氣節表表
一世參禪總佛與其平生自下相掩張亦未嘗以此為諱

其從子案作家傳欲為文飾乃謂張有學說云釋之虛
無牛不可有聞目不可有見則是靜言庸違張必不然余
獨喜此文簡誌趙待制開墓既歷叙其在蜀理財治賦之功
且謂案當時第一繼云或者咎公錫澤而漁使來者無所施
其智也今雖累經蠲放而害終不去當時稍存平恕則今日之害
決不至此嗚呼此所謂責人終無已者也然公亦不得不任其咎昔
蘇綽在西魏佐周武帝以國用不足為征稅之法頗重既而
歎曰今所為者正如張弓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乎綽子
威聞其言每以為已任及相隨文帝奏減賦役務從輕簡帝
悉從之被蘇威顧能如此曾謂今日無若蘇威者乎此壽深所歎
息詳紀之以俟來世又南軒作宇文閬州邦獻誌謂初君以二

公世科爲念刻苦晉進士者多推稱之兩以鎖廳試類省輒下
益方後雖已領州符猶不置蓋終其身以是爲歎杜嘗以謂自
先王教胄子之法策大家世族不得盡成其材其下者苟從祿利不
樂親文墨事至其間讀書欲自表見者則又屑其世祿顧反以從
進士覓舉得之爲榮意昔人所望於胄子者豈爲是哉若
君居家孝友莅官廉平溫厚博雅于以進德孰能禦之願區
區猶以是爲歎何哉二公之作蓋又因以立言垂世不特銘墓而已
若李公嘉謨墓誌謂明受赦至建康口口忠穆怡然自若時李
爲江東副曹以言責之呂躊躇未行而張忠獻檄書至盡
舉明家記事之書不合則熊子復克小曆李氏心傳繫年要
錄已有疑於仲共之言矣蔡伯喈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辭心容

唯爲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之秉筆者亦能自訟如此否乎
紹聖二年殿試考官得胡安國之策定爲第一將唱名宰
執惡其不詆元祐而何曰言策云元祐臣寮不知君臣之義
父子之田擢爲首選方天若策云當是時鶴髮宵衣暴布要路
今家財猶未籍沒子孫猶未禁錮遂次之又欲以章惇子爲弟
三 母宗命再讀安國策親擢爲第三昌言新塗人仕至工部
侍郎張邦昌之僭昌言爲事務官既又改名善言以避邦昌
名南都中興曰昌言已死遂追貶觀其進身可以占終矣
唐小說辨疑志載明皇時姜撫先生不知何許人也常著道士衣
冠自云年已過百歲持符籙兼有長年之藥度世之術有荆
巖者頗通南北史問撫何朝人也撫曰梁朝人也巖曰梁朝

絕近先生亦非長年之人不審先生梁朝出仕爲復隱居撫曰
吾爲西涼州節度使殿曰何得誑妄上欺天子下惑世人梁朝在
江南何處得西涼州只有四平四安四鎮四征將軍何處得節
度使撫慙恨數日而卒蔡條鐵園山叢談政和間有處士王
卓者亦遭遇時主自言五百歲矣人視之若不過七八十歲容
狀光澤頰挾容成術無他異也魯公稍異之一日魯公命吾
延卓坐吾詢其迹則曰生隋末唐李勣征高麗嘗作裨將因擅
縱降卒數十被黥配之吾領南繇是遇異人授以不死方
曾不一瞬間忽至今矣吾問還職狄梁公否卓曰識也
感之狄相公封卓爲白雲先生又問當開元天寶間明
皇帝好道而方士輩出先生山字乎曰卓時反不出此心何
故則曰卓時與羅家爭氣意自不喜出耳羅蓋全遠也逐歷
問唐諸帝武后及名臣之情狀則或合或不合又言當肅宗
時卓始一出亦蒙封號吾問果爾則必識李輔國輔國狀
若何卓曰正得輔國見愛而封輔國面大且方美須髮也
吾笑曰先生貶失一事正堪作對信乎作偽之難也撫唐史
有博亦言其妄然不及此云

葛文康評古謂漢文帝改後元年景帝又改中元後元年武
帝屢更年好亦有後元不知當時何所據而分中與後謂
之後則疑若有極乃不諱避何耶將當時有先知之識耶余
謂不然漢之諸帝不過改元年爾後人因其有二元則別以爲
後因其有二元則復冠以中非當時本稱也武帝雖屢更年

號偶最後不曾命名獨稱元年後人因其崩也亦以後稱焉耳
惟東都建武中元已當時所命也

西漢諸帝多自立陵廟後世不復然至於及其生而自命以兼
祖宗而使萬世不祧者古今所無也惟於魏明帝見之孫盛
譏之是矣彼謂願成之廟稱爲太宗者臣下假設之辭耳非
此之比也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
會合血勝比翼兩鴛鴦黃魚日直題畫鴨曰山雞照影空
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亮相倚瞻秋江
用公語點化容齋隨筆謂魚曾直未句尤精工余幼時不能解
每疑鴛鴦爲可言長會合兩亮相聚散不常何可言長曾合
後乃悟魚曾直所謂長會合特指畫者耳

新唐書進表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夫爲文紀事主
於辭達以簡非所計也新唐書之病正坐此兩語前輩議
之者多矣晉張輔云司馬遷叙三千年事惟五十萬言班固叙
二百年事乃八十萬言以此爲遷固優劣殊不思司馬子長
追述上世故不可得而詳班孟堅紀錄近事有不容於略春
秋傳所謂所見異辭所聞異其所傳聞異辭正謂是也漢
敏論史記衛青傳書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
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爲少軹侯以千三百
戶封不虞爲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爲從平侯前漢書
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爲少

軟疾不虞爲隨成疾戎奴爲從平疾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
二十二字然不若史記爲朴贍可喜又論擅弓紀石祁子事云
石駘仲卒有廢子六人卜所以爲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
皆沐浴佩玉謂今之爲文者不然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如
之祁子獨不可曰孰有執親之喪若此者乎似亦足以盡其事
然古意衰矣此論得之崇仁吳得遠 沅環溪詩話載其少時
謁張右丞右丞告之曰杜詩妙處靈犀能知凡人作詩一句只說
得一件物事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
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杜詩一句能說數
百里一能說兩州軍能說得半天下能說滿天下此其所以
爲妙且如重露成消滴稀星斗有無也是好句然露與

星斗只是一件事如孤城返照紅將歛近市浮煙翠且重
亦正好句是有孤城也有返照也即是兩件事又如鼉
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有鼉也風也浪也即是一句說三件
事如心壁過雲開錦繡疎松夾水奏笙簧即是一句說四
件事至如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即是一句說
五件事唯其實足以建若一字虛即一字弱矣公但按此法
以求前人即漸難爲詩吳又問如何是說眼前事以至滿
天下事右丞云如獨鶴不知何事舞鸞鳥似欲向人啼
只是說眼前見如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峯寒
即是說數十里內事如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
山即是一句說數百里內事至如浮雲連海岱平野入

青徐即是說兩州軍如吳楚東南圻即是一句說半天
下至乾坤日夜浮即是一句說滿天下吳因取前輩之詩
參而考之謂東坡惟有美堂一篇最工然天外黑風吹海立浙
東飛雨過江來止是一句能言三件事如令嚴鐘鼓三更月
野宿貔貅萬竈煙是一句能言四件事如通印子魚猶
帶骨披絲黃雀向多脂鶴閑雲作
卧草埋峯

每向亦不過三物如酒醒風動竹夢斷月窺樓深谷留風
終夜響亂山御月半床明風花誤入長春花雲月長臨不
夜城雲煙湖寺家家景燈火沙河夜夜春則似三物而不
足工如峯多巧障日江蕙欲浮天翠淚舞翻紅擺極白雲
穿破碧玲瓏葉厚有陵犀甲建花深少能鶴頭丹等句

不過用二物矣山谷則有數聯合格如輕塵不動琴心調膝
萬類無聲耳月入簾飯香獵戶分熊白酒熟漁家擘蟹黃苦
練狂風吹徹骨黃梅細雨潤如酥皆是一句能言三件事
如何二月暈魚分子擱葉風微鹿養茸桃李春風一盃
酒江涵夜雨十年燈即是一句能四件事至荆公則合格
者稍多如第動川收潦靴鳴海上潮已無船舫猶聞
笛遠有樓臺口見燈山月入松金破碎江風吹水雪崩騰
陽浮術外蒼水塵漲原頭野火煙即每句比皆能道三件
事以至廟堂生奔卓巖穴死伊周和風滿術笙簧雜齊
色蕪山粉心去重來見山川吞日月香車馬送塵埃齊分
星斗風塵靜涼入軒窗梳篦閑即是一句能言四件事然

竟無一句能用五物者至用半天下滿天下之說未之尤
未見其有也然後知詩道之難如此而古今之美備在
杜詩無復疑矣此論尤異以此論詩淺矣杜子美之所以
高於衆作者豈謂是哉若以句中事物之多爲工則必皆
如陳無已桂椒柎櫨楓柞樟之句而後可以獨步雖杜子美亦
不容專美若以乾坤日夜浮爲滿天下句則凡句中言
天地並于夷宇宙四海者比自足以當之矣何謂無也張輔喜
司馬十長卒千萬言紀三千年事張右丞喜杜子美一句
該五物識趣正同故併錄之

邵伯溫聞見錄載康節先生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
杜鵑聲慘然不樂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不二年

用上用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
聞杜鵑何以知此曰天下將治也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
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按康節首尾吟其一云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訪
友時青眼主人偶不在白頭老叟還空歸幾家大第橫
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獨往獨來還獨坐堯夫非是
愛吟詩疑亦此意也

古今詠史詩求其議論精當康節先生題淮陰侯廟十篇可
以爲冠讀者當自知之一身作亂且從戮三侯全夷似少愆
漢道是時紛雜震尙何王佐殆非尊據立大功非不智復貪
王爵似專尚造成四百年矣漢纔得安寧反受誅生身既

得逢真主立事何須作假王誰謂禍胎從此始不宜回首怨
高皇一時韓信爲良犬千古肅何作霸臣彼此並干名教
罪罪猶不逮謂斯人韓信事劉元不叛肅何惑漢竟生
疑當初若聽蒯通語高祖功名未可知雖則有才無有智
存亡進退處非真五湖依舊煙波在范蠡無人繼後塵若非
韓信難除項不得蕭何莫制韓天下須知無一手苟非高祖
用蕭難漢家基定議功勳異姓分王有五人下似淮陰最
雄傑取教振固又生秦韓信特功前慮寡漢皇負德
尚權安幽囚必欲擒來斬固要加諸甚不難若履暴榮
須一忝辱既經多喜必多憂功成能讓封王印世世長爲烈士侯
首卷言王平甫所云花葉宮詩三十二首今攷王恭簡續文獻

集記才二十八首畫筆於比度貞厲子然五雲禪閣風涼間
花木長新日月閑三十六宮連內苑太平天子坐江山會貞廣
殿約守畫樓問相扶倚大陽淨苑玉階橫水岸御爐香氣
撲龍池龍池九曲遠相通楊柳絲牽兩岸風長似江南
好春三景畫船去去碧波中東內斜將紫禁不通龍池鳳苑夾
城中曉鍾聲斷嚴粧罷院院紗窗海日紅殿名新立號
重光島上亭臺畫改張但是一人行幸處黃金閣子鎖牙床
安排諸院接行廊水檻周回十里強青錦地衣紅繡毯盡
鋪龍腦鬪金金香夾城門與內門通朝罷巡遊到苑中每日
月高祇依庭滿堤紅艷立春風厨舡進食簇時新侍坐無
非列近臣正午殿頭宣索膾隔花催喚打魚人立春日進內

園花紅蕊不輕輕嫩淡霞跪到玉階猶帶露一時宣賜與
宮姓三面宮城盡夾牆花中池水白茫茫亦從獅子門前入
梳見亭臺遠岸傍離宮別院繞宮城金板輕敲合鳳笙夜
夜月明花樹底傍池長有按歌聲御制衣新翻曲子成六
宮纔唱未知名畫將鬢策來抄譜先按君王玉笛聲旋移
紅樹斲青苔宣使龍池再鑿開展得絲波寬似海水心
樓殿盼蓬萊大虛高閣凌波殿背倚城牆面枕池諸院各
分娘之位三車到處不教知脩儀承寵住龍池掃地焚香
日午時等候大家來院裏看教鸚鵡念新詩才人出入每
相隨筆硯將行遠曲池能向彩牋書大字忽防御製寫新
詩八宮官職摠新除宮女安排入畫圖二十四司分大局御

前並覓錯相呼春風一面曉粧成偷折花枝傍水行却被內嬪
遙覩見故將紅豆打黃鸝物色園弟子簇池頭小樂攜來侯
燕遊旋火銀筵先按拍海棠花下合梁州殿前排燕嘗花開
宮女以宸揮幾回斜望花開遙舉袖傳聲先喚近臣來小
毬場近曲池頭宣喚勳臣試打毬先向畫廊排御幄管絃
聲動立浮油供奉頭等不敢爭上棚專喚近臣名內人酌
酒纔宣賜馬上齊呼萬歲聲殿前宮女揔纖腰初學乘
騎怯又嬌上得馬來纔似走幾回拋鞚把鞍橋自教宮娥學
打毬玉鞍初跨柳腰柔上棚知是官家認遍遍長羸第一等翔
鸞閣外夕陽天木影花光水接連望見內家來往處水門
斜過菴樓殿內人追逐採蓮時驚鳥起沙鷗兩岸飛蘭棹

把來齊泊水並船相鬪濕羅衣新秋女伴名相逢
別浦中笑折荷花半歌舞夕陽斜照蒲衣紅月頭支給
買花錢滿殿宮娥近數千遇著唱名多不應含羞
走過御床前

任土作貢三代而下未之或廢時有損益而已高宗建炎三

年始詔除金銀匹帛錢穀餘采心罷貢成盛德事也禹貢以

來歷代史志及地里之書但載土貢之目而不書其數惟

元豐元載心為詳嘗撮一歲所貢凡為金二十四兩登一

利五萬象金饒各一十兩嘉六兩眉 鈔金五十五兩雅簡資各五兩衡昌龍

各三兩桂陽桂各五十一兩鄂邕各三十一兩 銀四百五兩邵賀封端新康用恩梅容邵涪藤

十龔 鋼鐵二十斤利 錦三匹成白

穀一十匹囊 蘭織二十八匹秦一匹 純七十五匹汶一十五匹類

一十匹威勝各 花純一十匹布 綜絲純二十匹雜 綾一百四十五匹杭三

綾二十匹徐 方紋綾二十匹開 仙紋綾五十匹青三十匹 樗蒲綾

二十匹蓮 蓮綾十匹蘭 越綾二十匹越 羅七十匹貞定三十匹定

一十匹常太平各 方文紗三十匹開 茜緋花紗一十匹越 輕容紗五匹

越紬一百四十五匹洛二十匹陳汝各一十五匹大名徐 花紬一

十匹大 絲紬五十匹簡二十匹大名一十匹 絹六百七十匹隨滑羸

匹應天冀德 各二十匹陳一十五匹 密齊淮陽徐曹鄉僕唐

穎昌真滄沙肅永靜 各信安相邢趙保順安渭平定奇嵐寧化保德

宿海泗滁序象無為 臨江建昌涪昌雲安南平

韶階南雜各一十匹廣安 五匹 班白絹三匹誠 布一十

五匹鼎一十四絲布二十匹卅一十四紵布一百七十五匹信

楚和吉鈔與國南安柳江陵安鼎岳歸白紵布一百六十五匹舒湖

漢綿邵武英各一匹高紵布一十匹成班一十匹榮葛布二百

三十五匹洪撫澤各三十匹蘇二十四匹隨壽光吉永蕉布一十五匹

泉一十四紅花蕉布三十匹福練七十匹建五十四匹毛氈一十五

段熙十段保紫茸毛氈一十段涇絲一千一百兩齊額莫衛趙發

化各一氈三十領慶二十領白氈三十領鎮戎二十領紫茸

氈四只慶氈一十領京鞞皮二十張獐鹿皮三百一十

張海一百張鮫魚皮二十六張台漳各一十張龜殼二十枚廣

水馬二十枚廣壁龜皮三十一張廣翡翠毛二十枚欽席一百

七十領常二十領蔗席二十領開封一十領莞席

一百領揚篔簹四十一領永靜新睦饒各藤篔簹二十領廣漆器五十事湖

十事囊二十事瓷器三百一十事河南二百事耀越六石器二十事登一十事水

晶器一十事信藤器二十事象一十事藤盤一百循藤箱一枚

惠柳相一十枚滄銅鑑一十百太青銅鑑二十百揚火筋五十對邠

剪刀五十枚邠筆一十管江寧五百管墨三百枚袞潞雜各硯四

十枚魏二十枚寧端紙四千張越嶽池各一雜色牋五百張

成蠟燭九百五十條鳳翔三百條汀二百條成鳳花蠟燭一百條邠

燕脂一十斤興樵子數珠一十串象班竹一十枝雷解玉

砂一百五十斤邢一百斤金漆三十斤白弓弦麻二十斤坊

鰾膠十斤通甲香二十七斤漳惠各一十斤青一十斤代礫一

十斤代朱砂四斤一兩沅容各二十兩辰雲母二十斤江一十斤

鍾乳四斤八兩 沂三十兩 韶連 芒硝二十斤 峽 空青一十兩 梓

曾青一十兩 梓 禹餘糧一十斤 澤 白石英一十二斤 澤 水銀三斤二兩 澤

紫英石二十斤 沂一十斤 白石脂一十斤 蘇 石膏二十斤 磁 陽起石一十斤 齊 長理石五斤 淄

礬石一十斤 原 石薺二十枚 永 白菊花三十斤 鄧 參

三十斤一十兩 太原 潞澤 各一十斤 天門冬二十斤 果一十斤 普一十斤 耳

草二百六十斤 環一百斤 德順五十斤 原蘭府各一十斤 白朮一十兩

野牛膝五十斤 懷 柴胡三十斤 麟豐火山 各一十斤 車前子一斗 開

乾山藥一十五斤 明 細辛一十斤 華 石斛一十二斤 壽一十斤

生石斛四十斤 唐二十斤 光 巴戟一十斤 劍 菴藺一十斤 寧 芩

黃連三十斤 奉 黃連五十斤 宣三十斤 處 茯苓六十斤 骨

十斤 可保安 防風七十斤 鮮三十斤 單一十斤 五味子五十斤 河

蛇牀子二十五斤 蘇一十斤 杜若一十斤 峽 葛粉一十斤 信

桔荻浪一十斤 陝 當歸一十斤 威 麻黃二十五斤 開封一十斤

十斤 知母一十斤 相 仙靈脾一十斤 浙 紫草五十斤 大 海藻

一十斤 萊 高良薑二十五斤 欽一十斤 朱 牡丹皮二十五斤 渝二十斤

零陵香二十斤 道一十斤 縮砂二斤 白 白藥子五斤 合 天雄一十斤

龍 大黃一百斤 郎 葶藶子三升 曹 連翹一十斤 黃 續隨子三

斤 井 荆芥一十斤 寧 羌活一十斤 威 木藥子三百顆 施二百顆

桂心四十斤 桂二十斤 茯苓三十斤 沂 伏神五斤

華 酸棗仁三斗 京兆二斗 黃蘗五斤 金 五加皮一十斤 峽 杜

仲五斤 金 沉香一十斤 廣 詹糖香二斤 廣 檳榔一千顆 雙 枳

穀二十五斤

商一十斤 金五斤

枳實二十五斤

商一十斤 金五斤

巴豆二斤

肩紅椒三

十斤

黎買子木二斤 渠白膠香五斤

金苦藥子三斤

井紅花五

十斤

興拍子仁一十斤 陝地骨皮二十斤

京北一十斤胡粉二十斤

澶二十斤 相一十斤 龍骨一十斤

中河鹿麝四斤

一十一兩

河商遠憲歲文各五兩 哀慶親 商熙代 棧各三兩 折各二兩

牛黃九兩

密登茶 各三兩阿膠七斤 十四

兩

鄆六斤 濟鹿茸一對

成 羶羊角一十五對

階一十對 龍五對犀角

二株

通一 株

蜜三百四十斤

河南潞各一百斤 鳳興各三 十斤 晉羅石 變各二十斤

白蜜三十

斤 信蠟四百四十斤

河南延各二百斤 京北五十斤 慶鳳興各 三十斤 照石 廣慶各二十斤 燕大寧各

斤 牛蠟二十斤

菜烏鬚魚骨五斤

明 覆盤二斤

隨華豆二石

邠 梁米一石

孟茶一百一十斤

南茶衣一百斤

潭 茶牙二

十斤

南康一十斤 廣德一十斤

碧澗茶牙六百斤

江龍鳳等茶八百二

十斤 建鹽花五十斤

解棗一萬一千顆

青榛實一石

鳳翔漫繫

之簡牘以廣聞見

賔退錄卷第十

與昔讀書不廣何敢有所紀述嘉定屠維單閱之其得

疾瀕死既小齋無以自娛而心力弗彊未敢覃思於窮理

之學因以平日聞見稍筆之策初才十餘則賔起賔

各狎至語有所及或因而書之日積月累成此編衷閱逢

君難之秋束擔赴戍因命小史書而藏笈年日益老大

學未明顧為此戲劇之事良以自悔特未能勇決焚棄

之耳錄中及近世諸公或書謚或書字或書自號不得
已者傍注其名惟涉

君上則直名之蓋君前臣名之臣云昔續記

正德肆年捌月日鞏昌府刊



